

《篆隸萬象名義》研究

吕浩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易曰困蒙吝

《篆隸萬象名義》

二 彖 柰 焉 象 不 事

卷三

卷之六

开
包
吕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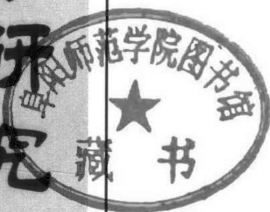
石
亨
呂
澄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卷之三

《篆隸萬象名義》研究

呂浩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篆隸萬象名義》研究/呂浩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

ISBN 7-5325-4347-1

I. 篆... II. 呂... III. ①漢字-字典②篆隸萬象名義-研究 IV. H16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017837號

《篆隸萬象名義》研究

呂浩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該書在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8.875 插頁2 字數 440,000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300

ISBN 7-5325-4347-1

H·37 定價:56.00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本書出版由上海市馬克思主義學術著作暨
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

序

南朝顧野王的《玉篇》是《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到後世字書的過渡橋樑，但原本殘缺，僅存八分之一左右。一般認為，《篆隸萬象名義》(以下簡稱《名義》)的作者空海生當中國唐代，所撰體例全仿《玉篇》，可以拿來對《原本玉篇》(以下簡稱《原本》)進行補正。但到目前為止，研究者基本上還是停留在一般性比照推測《名義》對於恢復原本《玉篇》的文獻學形態的作用和價值。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原本》、《名義》迄今祇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影印，沒有一個經過全面整理的本子。我們認為，《名義》對於《原本》補正的意義，首先是區分文獻結構層次，區分了文獻結構層次，就可以開展歷史漢字的時間層次研究。就是說，在《原本》即六朝《玉篇》不完整的情況下，對照《名義》，可以認為是基本反映了唐代所見《玉篇》原貌。如果將上述兩個層次的文獻結構基本區分開來，也就可以區分出六朝以降的《宋本玉篇》(以下簡稱《宋本》)到底增加了多少字量以及各部之間到底增加了哪些字：這樣幾個層次大致清楚了，有關《玉篇》文獻結構關係也就基本明確了。就是說，對照《原本》、《名義》，可以調查分析《玉篇》所貯存歷史漢字的時間層次。而這種時間層次研究的前提，則有待於從

有關貯存文獻內部真正對照清楚《名義》跟《原本》的傳承關係。

課題組曾以《糸部》為例，測查兩者內部實際存在的對應關係。相對而言，《原本·糸部》貯存完整。調查結果涉及這樣幾個方面：1.《原本》貯存明顯抄寫錯了，《名義》也跟着傳抄；可以給出 20 多個字例。2. 在傳播變異、抄寫用字方面，《原本》抄寫用簡體、俗體、變體，或者形近易混字，《名義》也跟着抄作同樣的書體，或形近致混；可以給出 40 多個字例。3. 在次字順序、形音義系統對應、整體傳抄數量關係等方面，也給出相關例字和資料，並以附錄的形式，將《宋本》較之《原本》和《名義》增加的字量逐一列出，以真實呈現二者曾經存在的傳承關係。4. 調查也發現，系統一致，不等於所據版本相同；現存《原本》和《名義》，二者之間存在明顯差異。

要確定二者的實際存在的傳承關係，需要從整個形音義系統分析。據我們課題組的調查統計，就整個形音義系統而言，傳承水平對應關係是很不平衡的：字形傳抄最為完整，可以說能夠基本對應。字音則是部分對應，其中存在不對應的情況，主要是《原本》貯存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注音，《名義》祇是傳抄其中一個反切注音。至於釋義義項系統，對應性最差，或者說大量不能對應。相當多的情況為傳抄提取義項不全，有的是省略，有的是對漢語語言結構的誤解，有的祇是保存某種線索聯繫；通常情況，我們仿佛感覺是遇到了一位缺少起碼耐心的抄手，在處處偷工減料。但是，就整體而言，《名義》的確是傳抄《原本》，這應當沒有什麼問題。

上述關係，除了體現在形音義系統對應上面，還體現在：《原本》寫錯了，《名義》也跟着抄錯，僅《糸部》就存在 20 多個明顯的字例。例如，《原本》“紃”下“音𪔐反”，實際是直音法，當作“音𪔐”，《名義》將錯誤也原封不動地照抄下來。例

如，《宋本》所存“纁”，《原本》抄誤作“縵”，《名義·糸部》照誤，《宋本》不誤：六朝用字，“品”符往往寫作“亼”符。例如，《原本》：“紺，古感反。《論語》：君子不以紺緇飾。《說文》：白深青而揚赤色也。”《名義》抄作：“紺，古咸反。白青楊赤。”《原本》援引《說文》爲“白深青而揚赤色也”，今本《說文》作“帛深青揚赤色”。《宋本》作“深青也”，《名義》抄作“白青楊赤”。《釋名》：“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原本》“白深青”當改爲“帛深青”。《名義》連錯誤一起抄寫下來。例如，《原本》：“纁，力維反。又音力僞反。或音力維反。重積之累，音力搖反。”《名義》：“纁，力維反。繫也。素（素）也。論（綸）也。累，上字。”《原本》反切用“力維”字，爲“力佳”之誤，《名義》照抄，表明二者根據爲同一版本系統。另外，《原本》含混，《名義》也機械照搬。例如，《原本》：“絮，思據反。蓋子麻縷絮輕重同。《說文》：幣帛也。《漢書》以冒（帽）絮提文帝。晉灼曰：巴蜀以頭上巾爲冒（帽）絮。《博物志》蜀人以絮巾爲帽。”《名義》：“絮，思據反。幣帛也。調也。”《原本》援引《說文》作“幣帛也”，今本《說文》作“敝縣也”，《名義·巾部》：“幣，裨制反。帛也。”《原本》“幣帛”係“幣縣”之誤，《名義》照誤：這也表明《名義》傳抄《原本》，依樣葫蘆，其實是比較機械的。例如，《原本》：“絡（綌），祛逆反。《毛詩》爲緇爲絡（綌）。《傳》曰：精曰緇，龜曰絡（綌）。《韓詩》：結曰緇，辟曰緇。《說文》：粗葛也。綌，字書亦絡（綌）字也。”《名義》：“絡（綌），祛逆反。龜也。綌，上字。”《原本》傳抄綌混爲絡，《名義》也照抄。例如，《說文》：“組，補縫也。從糸旦聲。丈莧切。”《原本》：“組，除莧反。《說文》：補縫也。《聲類》：縫解也。或爲綻字，在衣部。”《名義》：“組，除莧反。補縫。”《原本》字形寫作“組”，所從的聲符屬於旦且形近而混。這種混淆，

原本是六朝用字變異的現象，《原本》用“但”字而作接近“但”形，《名義》也皆抄同。六朝石刻如北齊《鄉老舉孝義雋敬碑》：“非但樹名今世，亦勸後生義夫節婦。”但字作但。注音者即以形體變異之後的“組”擬定為“除莧反”；《名義》形音義完全抄同《原本》。

在傳播變異、抄寫用字方面，《原本》抄寫用簡體、俗體、變體，或者形近易混字，《名義》也跟着抄作同樣的書體，或形近致混。僅《糸部》就可以舉出 40 多處用例。例如“緼”，《原本》：“緼，於昆反。《廣雅》：緼，乱也。”《名義》：“緼，於昆反。乱也。”《宋本》：“緼，於忿切。舊絮也，絛也，亂也。”《原本》用“乱”字，《名義》抄同，合於六朝石刻文字用字，其餘“紉”字釋義《原本》、《名義》也均用“乱”字，而《宋本》及今本《說文》都用“亂”字。例如“繼”，《原本》抄寫凡用 10“继”字，並注明：“继，今俗繼字也。”《名義》同樣標誌“继，今俗繼”，也屬於同樣的類型。例如“綖”，《原本》傳抄凡三“綖”字，均作“綖”，而且字頭就抄作“綖”，《名義》抄寫全同。例如“縵”，《名義》：“縵，餘戰反。冠上覆。”《原本》：“縵，餘戰、餘旃二反。杜預曰：縵，冠上覆也。”《原本》釋義用的“冠”字將“元”部件寫為“示”，《名義》抄同，合於六朝石刻用字習慣。例如“網”，《原本》釋義用“就”字，結構從京，《名義》亦抄同。例如“綬”，《原本》釋義用“白囊網”字，據今本《爾雅·釋器》郭璞注就是“百囊罟”，“百囊罟”就是“百囊網”。《原本》將網字混用“網”，使用簡體字，《名義》抄同，且將“網”抄成“納”。例如“緞”，《宋本》釋義作“履跟”，根、跟同源字，《原本》釋義用“根”字，《名義》抄同。例如“絳”，字形《原本》從糸宰聲之宰，寫作從宀從幸，且幸從羊形，合於六朝書寫用字習慣，《名義》同。

形音義關係，《原本》較《宋本》貯存不同的對應關係，《名義》也抄同《原本》。例如，《宋本》：“緊，居忍切。纏緊也。”《原本》無此字形，而重出“紆”字形體：“居忍反。《聲類》亦緊字也。緊，急也，糾也，在緊部。”《名義》：“紆（紆），居忍反。糾也。緊字。”今本《說文》未貯存，《原本》字形作紆，跟本部前面所出記錄“徒展反，縛也”音義關係的“紆”字為同形字。記錄“居忍反”注音，實際就是“緊”的異體字，緊急同源字。《集韻·準韻》：“緊，或作紆。”《原本》“緊”字應歸取部，因為《名義》取部重出：“緊，居忍反。纏絲急也。糾也。急也。”《原本》貯存了這一異體關聯，《宋本》將“緊”字歸糸部，沒有貯存異體關係。《原本》釋義所謂“緊，急也，糾也，在緊部”，係“取部”之誤。字形貯存，《宋本》脫漏，《原本》貯存，《名義》也抄存。如，“繚”，今本《說文》有此形體，《宋本》本部脫。《原本》貯存此字，《名義》也抄存。《原本》援引《說文》釋義用簡體“纏”字。《宋本》本部脫、《原本》貯存、《名義》也抄存的情形，在《糸部》就存在 8 例。還有，《原本》用字缺，《名義》也照缺。《原本》：“經，（徒）結反。”《名義》：“經，（徒）結反。實也。”《原本》反切注音缺上字，《名義》亦缺上字。

另外，在部類之內，《宋本》次字順序亂，《名義》抄寫完全遵循《原本》的次序。例如緝字，《原本》下接繆字，《名義》抄同；《宋本》下接緝字，次序大亂。例如《原本》綬字上接彝字，《名義》次序也抄同；《宋本》上接緝字，亂次。例多不具舉。

同時，也有必要指出：這裏提到的《名義》傳抄《原本》文獻學關係，是特指傳抄同一個系統的《原本》，未必就是傳抄的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原本》殘卷本。因為，我們會同時發現，《原本》、《名義》二者之間明顯存在異文、脫文等差異。例如“紆”，《原本》標誌“於官反”，《名義》反切抄作“於營反”。

例如“鉅”，《宋本》：“古于、古兩二切。成公四年，鄭伯鉅卒。”《原本》：“鉅，古賢、古兩二反。《公羊傳》：成公四年，鄭伯鉅卒。”《名義》：“鉅，古賢反。人名。”《原本》字形作鉅，反切注音爲“古賢反”，賢從取得聲，取，《說文·取部》：“堅也。從又臣聲。凡取之屬皆從取。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十三經注疏·左傳成公四年》作“鄭伯堅”。字形本從臣作鉅，《原本》存真，六朝石刻用字如北齊《宋敬業等造塔頌》“神仙之宮，鉅得方其麗”中鉅字，所從的巨形，又如北齊《光州刺史鄭述祖天柱山銘》“南臨巨海，北眺滄溟”、“禮義以成規矩，仁智用爲樞機”中巨矩字，都寫作臣形而少上一豎筆。《名義》從巨爲抄誤，《宋本》也誤，表明《名義》所傳抄不一定爲同一抄本。例如“纁”，《原本》字形所從寅聲結構上部爲穴，《名義》基本從宀，可能有不同的傳抄版本依據。例如“纁”，《說文》：“纁，帛雀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紺。纁，淺也。讀若讒。從糸覓聲。土咸切。”《原本》：“纁，使監、仕緘二反。《說文》：帛雀頭色也。一曰微黑色也，一曰如紺也，一曰淺也。”《名義》：“纁，仕緘反。紺淺色。”《宋本》：“纁，初銜、仕緘二切。雀頭色也，微黑色也。又疾來切。”按：《原本》援引《說文》共出三個“一曰”凡四義項：“帛雀頭色也。一曰微黑色也，一曰如紺也，一曰淺也。”今本《說文》未見三“一曰”四義項並列的釋義情況。從《名義》釋義抄爲“紺淺色”來看，《原本》所列最後兩個義項應當合併，《名義》所傳抄，跟現在所見《原本》不一定爲同一底本。

前面提到，到目前爲止，研究者基本上還是停留在一般性推測《名義》對於恢復原本《玉篇》的特殊文獻學文字學價值。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名義》迄今祇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影印，沒有一個經過全面整理的本子。同時，這種狀況的存在，也直

接影響到這部名著的使用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這裏首先提到呂浩博士這部研究專著的貢獻，就是在國內算得上第一次系統全面地對《名義》進行了文獻學整理。對於詞彙史語音史文字史的研究來說，這也許是最基本的要求；但祇要注意到《名義》寫本的種種繁難，就會感覺到這已經是很高的要求了。

前面還提到，就整個形音義系統而言，《名義》傳承《原本》的水平、對應關係是很不平衡的。《名義》釋義義項系統，對應性最差，或者說大量不能對應。呂浩同學的博士論文則不回避難點，不屑去作那種現成的“××學史”之類的浮泛之論，而是集中對《名義》的義項系統進行了專題測查，名副其實地做了窮盡性研究，從中歸納出了《名義》特有的義場建設義項提取的條例。實在說來，《原本》所貯存的釋義信息，淹沒在大量的書證裏，對一般讀者來說，並不是一種很適用的呈現形式。像空海這樣一位日本學者，面對漢語語言結構理解的局限，面對《原本》貯存的浩繁的書證，要準確提取義項，科學定義，揭示外延，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呂浩博士對《名義》的義項系統的研究工作，可以說是具有一定開創性的。

幾年來，呂浩博士腳踏實地，集中精力，在《名義》研究領域裏積累了一批成果，開闢出了一片天地。由於文獻結構的複雜，文字傳抄的錯綜，需要做的工作還相當多。期待着呂浩博士在六朝文字系統研究領域不斷取得新的收穫。

臧克和

2005年4月16日

於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目 錄

序	臧克和 1
---------	-------

第一章 《篆隸萬象名義》研究綜述	1
------------------------	---

《篆隸萬象名義》早期的研究僅有日本學者山田孝雄的《解題》，以及岡井慎吾的《讀〈篆隸萬象名義〉》，然此二文還未及深究。國內開始研究《篆隸萬象名義》的是周祖謨先生，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周祖謨先生撰寫了《論〈篆隸萬象名義〉》和《〈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二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日本學者白藤禮幸、官澤俊雅等對於《篆隸萬象名義》進行了初步的整理研究。白藤禮幸歷經數年編著了《揭出字索引》、《校勘篇》及《解說》，官澤俊雅編了《揭出字一覽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華書局劉尚慈編審編排了《字表》和《校字記》。寧夏大學周祖庠也利用《篆隸萬象名義》研究了中古音。以上研究主要在《篆隸萬象名義》與《原本玉篇殘卷》、宋本《玉篇》的關係方面，或是在《篆隸

2 《篆隸萬象名義》研究

萬象名義》正文字頭和反切注音方面。

第二章 空海和他的《篆隸萬象名義》…………… 27

作為一部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以及現代辭書編纂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價值的字書的編撰者，日本沙門大僧都空海具有深厚的漢學功底和堅定的向佛之心，他在唐德宗貞元20年來唐求法，歸國時帶回去大量的漢文典籍。空海博學多才，從哲學、語言學、建築、雕刻、繪畫、書法、詩文、醫療藥物到灌溉、土木工程幾乎無所不曉。他一生著述甚豐，其中傳世的《篆隸萬象名義》三十卷被日本視作國寶。由於《篆隸萬象名義》保留了中國南朝梁代顧野王《玉篇》的基本面貌，成為《說文解字》到後世字書的橋樑，從某種程度上填補了《原本玉篇殘卷》的缺憾。

第三章 《篆隸萬象名義》之得失（一）：字頭和注音部分

…………… 85

《篆隸萬象名義》材料主要來源於原本《玉篇》。通過與《原本玉篇殘卷》比較可以看出，《篆隸萬象名義》在編排結構上比原本《玉篇》更加明晰。《篆隸萬象名義》收字比原本《玉篇》少了640字，主要是脫漏了古文、籀文等重文。在列字次序上也偶有調整，但同時也出現了為數不少的字頭重出，還有個別地方整個部首所轄字重出。在注音上常常省略原本《玉篇》中的又音，除了偶爾有與《原本玉篇殘卷》注音方式不同外，《篆隸萬象名義》與

《原本玉篇殘卷》的注音差別不大，因而《篆隸萬象名義》也是研究中古語音較好的材料。

第四章 《篆隸萬象名義》之得失（二）：釋義部分

..... 107

《篆隸萬象名義》與《原本玉篇殘卷》在釋義方面差異較大，這種差異並不是說《篆隸萬象名義》省去了原本《玉篇》的引例和書證，而是說《篆隸萬象名義》一方面收錄了不少《原本玉篇殘卷》所無義項，其中的大部分有其文獻依據。另一方面，《篆隸萬象名義》對《原本玉篇殘卷》義項結構體系略作調整，包括調整了部分字條中義項的先後次第，以及補加了部分義項。有跡象表明這種調整多半是有意安排，同時還使用了一些具有稱代作用的術語、符號。

第五章 《篆隸萬象名義》義例（一）：准義項及其相關問題

..... 135

《篆隸萬象名義》材料來源的確主要是顧氏原本《玉篇》，但《篆隸萬象名義》也不只是在顧氏原本《玉篇》的基礎上刪例削注。換句話說，《篆隸萬象名義》所收的義項不僅僅源于顧氏原本《玉篇》，還有其他來源。而且《篆隸萬象名義》的義項是經過“加工”的，它們體現了編者的主見，或者說“義項觀”。從《篆隸萬象名義》所收“義項”的實際情況來看，《篆隸萬象名義》中存在着大量的“准義項”。這些“准義項”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以“用例”為義項，或者稱之為“依用立項”。建立“依

4 《篆隸萬象名義》研究

用立項”的觀念，對於認識和使用《篆隸萬象名義》所羅列的“義項”系統是很重要的。

第六章 《篆隸萬象名義》義例（二）：與字頭同例及避諱例

..... 163

一、從表面上看，《篆隸萬象名義》中有不少與字頭同字的假義項。作為字書，假義項的存在對於字書的價值和使用只會有負面影響，因而也就沒有其存在的必要。但是，經過認真考辨之後會發現，《篆隸萬象名義》中的大多數假義項是假假義項，即由於某些錯誤而導致了這些假義項的出現。《篆隸萬象名義》中還有另一種形式的假義項，即同一字條中具有兩個完全一樣的義項，也就是所謂的義項重出。二、《篆隸萬象名義》主要是在顧野王《玉篇》的基礎上編撰成的一部字書。它基本保留了顧野王《玉篇》的原貌。因而顧書中若有避諱，《篆隸萬象名義》一般也會沿襲下來。顧野王是南朝梁代人，因而他的書中避梁諱。

第七章 《篆隸萬象名義》義項存在的問題 178

《篆隸萬象名義》所收義項不但有文字方面的訛錯，有與“依用立項”相關的誤省，還有不屬於這兩者的誤訓。另外，《篆隸萬象名義》部分條目字頭與其所注音義不合、釋義與其注音不合。字頭與所注音義不合，多半是因為字頭有誤。字頭訛誤主要是因字形相近，抄胥莫辨而至誤。《篆隸萬象名義》所收錄的義項中有些義項與所保留的注音不一

致。當然，這種又音的省簡可能是抄胥所爲。但無論如何，從《篆隸萬象名義》現狀看，《篆隸萬象名義》確實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音義不合。

第八章 《篆隸萬象名義》與現代辭書編纂 196

《篆隸萬象名義》保存了原本《玉篇》的基本面貌，因而在釋義方面也就保存了大量的中古以前字書義項以及漢人舊注，在收字方面保存了漢魏齊梁間流行的俗字，這兩個方面對於現代辭書編纂都有着不可忽視的價值。《篆隸萬象名義》在很多地方可以補充《漢語大字典》，甚至還可作為校正《漢語大字典》不足的依據。《篆隸萬象名義》也有不少地方可校勘《說文》，有時會與段注相印證，還可作為訂補段注的依據。因而，《篆隸萬象名義》在《說文》學中也具有重要地位。

附錄一 《篆隸萬象名義》重文 207

附錄二 《篆隸萬象名義》校勘記 243

附錄三 空海年表 577

參考書目 581

參考論文 585

後 記 587

第一章 《篆隸萬象名義》

研究綜述

《篆隸萬象名義》是日本沙門大僧都空海（774—835 年）在南梁顧野王（519—581 年）《玉篇》的基礎上添篆簡注而編纂成的一部漢文字書。傳世本《篆隸萬象名義》（以下簡稱《名義》）為日本山城國高山寺所藏鳥羽永久二年（1114 年）的傳寫本，這個大約相當於中國北宋末所鈔寫的本子由於出自域外人之手，所以仍然保留了唐寫本文字的書體特徵。這個傳寫本也是日本現存最古的辭書文獻，被日本奉為國寶。該寫本於 1927 年由日本崇文院影印，收入《崇文叢書》第一輯，1995 年 5 月中華書局據以縮印的就是崇文院本。東京大學出版會於 1977 年 3 月再一次全卷影印高山寺藏本《名義》，收錄為《高山寺資料叢書·高山寺古辭書資料（第一）》。書後附有白藤禮幸編的《揭出字索引》和《校勘篇》，白藤禮幸著的《解說》以及宮澤俊雅編的《揭出字一覽表》。

以上談到的崇文院本、東京大學本、中華書局本都是縮印本，東京大學本縮印比例約為一比四，中華書局本又在崇文院本的基礎上有所壓縮，中華書局本的文字大小與東京大學本的文字大小相當。儘管都是縮印本，中華書局本與東京大學本之